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http://joemls.tku.edu.tw>

Vol. 47 , no. 2 (Winter 2009) : 231-240

書與烏托邦

The Book and Utopia

胡立耘 Liyun Hu

Professor

E-mail: huliyun@gmail.com

[English Abstract & Summary see link](#)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書與烏托邦

胡立耘

教授

雲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mail: hulyun@gmail.com

摘要

各種烏托邦小說及反烏托邦小說中，都能搜尋到書的影子。總的來看，烏托邦中，書的命運多舛，經受焚毀、刪改、廢棄、偽造、定制、工具化等等諸般歷煉，遭到「不許讀」、「不需讀」，乃至「不能讀」的待遇。在集權與個體的對抗，絕對理性主義與感性對抗，技術主義(非人)與自然主義(人性)的對抗中，書，作為自由精神的體現、歷史的見證、真理的代言、情感的催化劑，成為了被禁對象。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揭示了書的命運的烏托邦小說，多遭受過被列為禁書的命運。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書的禁與放，毀與藏，不僅與時代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且體現了人們在不斷地嘗試調節書所具有的雙刃性之間的張力，而反對審查制度，追求知識自由，永遠是其中的主旋律。

關鍵詞：禁書，烏托邦，反烏托邦，知識自由

烏托邦是對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一種理想世界模式的幻想，烏托邦小說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始於湯瑪斯·莫爾的烏托邦(1516年出版)，其後相繼問世的太陽城(康帕內拉，1623年出版)、新大西島(培根，1627年出版)、基督城(約翰·凡·安德里亞，1619年出版)、2440(路易-塞巴斯蒂安·梅爾西埃，1771年出版)等，都是影響深遠的名著。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反烏托邦小說我們(葉·紫米亞京，1921年出版)、美麗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1932年出版)、1984(喬治·奧威爾，1949年出版)、華氏451(雷·佈雷德伯利，1953年出版)陸續面世，豐富了烏托邦的內涵，並為後來的未來災難預測型科幻小說，如傾訴(厄休拉·勒奎恩，2000)等奠定了基礎。

烏托邦在不同作者筆下有不同的特點。一般來說，烏托邦強調人性善的一面，反烏托邦強調人性惡的一面。前者多為作者所憧憬的理想社會，後者卻是令人驚悚的噩夢。但是，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不是對立的概念，而是相反相成的

概念。(註1)事實上，無論在烏托邦小說還是反烏托邦小說中都不同程度地有著某些共同的特性：高度理性主義，進步的技術，集中統一的統治，等級有序的社會體制，不容置疑、整齊劃一的思想，封閉和發展到極致的所謂「完美」社會。在這樣以書為載體展開的異彩紛呈的烏有之鄉里，書，這一人類思想的結晶會有著怎樣的命運呢？

一

柏拉圖的理想國放逐詩人，似乎預示了書在烏托邦的宿命。總的來看，書的命運主要有：

1. 焚毀

最有代表性的是華氏451(註2)，華氏451度，即攝氏233度，是紙的燃點。在未來社會中，政府當局宣佈一切書籍都是非法的，消防隊員的任務是燒毀所有圖書館以及個人的任何藏書。與其他消防隊員一樣，蓋伊·蒙泰戈在履行燒書的職責時，也迷戀於煤油的香味、燃燒的快感、欣賞黑夜中焚書的熊熊火光、書本變成的黑色蝴蝶的舞蹈。直到與一個富有思辨色彩的小女孩的交談，以及目睹一位老婦人從容與其圖書館同歸於盡時，他才開始感受書的力量，反思焚燒的意義。

在2440(註3)中，作者想像在2440年的巴黎，皇家圖書館中只有少量書被留下來存放在書架上。大部分藏書被堆積成金字塔形，如同一座別樣的巴別塔。在這用各種類型文獻搭成的柴火堆中，有五六十萬本詞典、八萬本法律著作、十萬本詩歌、一百六十萬本遊記和十億本小說。

1984(註4)所描述的「大洋國」是一個「恐懼、叛賣、折磨的世界，在臻于完善的過程中越來越無情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思想警察和用於監視的電幕無所不在。黨員凡是不在工作、吃飯、睡覺的時候，一定是在參加某種集體的文娛活動。任何私人性的行為，諸如懷舊、閱讀等，不僅不允許，而且不可能，因過去的物品都很少能見到。對無產者則用幾條簡單的規定使他們處於從屬地位，由思想警察的特務把無產者中可能具有危險性的少數人挑出來消滅以達到對他們的控制。既使如此，「在無產者區，像別的地方一樣，搜書和燒書也搞得一樣徹底」。

厄休拉·勒奎恩的傾訴(註5)裡描述的未來世界的地球上，書籍被禁止，美國國會圖書館被單一主義的狂熱分子燒毀。地球出生的薩蒂作為星際組織埃庫盟(Ekumen)的觀察員被派往一個叫做Aka的星球，發現在這個烏托邦中，人們的傳統生活方式是基于語詞的講述和分享的。通過講述，上千年的人類思想、情感、經驗、知識、哲學、詩歌、宗教和諧地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後來，人們從外星球(地球)引進了高技術和實用政治，宣導一種消除個性表

達和情感聯繫、摧毀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企圖建設一個基于技術、理性組織與控制的平等主義的新社會。大部分圖書館被摧毀，剩下的書籍或文本被作為紙漿原料，被圖書搜尋局負責尋找、沒收，書和檔案被搗成紙漿後作為建築物的絕緣材料而物盡其用。

2. 刪改

1984描述在大洋國集權高壓統治的社會裡，有「真理部」專門負責對歷史事實的修改，主人公溫斯頓的工作是修改過期的報紙，使之符合當前的情況和執政黨「英社」的立場。「這種不斷地修改過去，不僅適用於報紙，也適用於書籍、期刊、小冊子、招貼畫、傳單、電影、錄音帶、漫畫、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義和思想意義的一切文獻書籍統統適用。」「全部歷史都像一張刮乾淨重寫的羊皮紙。」另有「記錄司」，工作人員的工作是編製禁書目錄，把內容過時而須銷毀的一切書籍、報紙和其他檔統統收回來。最匪夷所思的是用改造過的語言（新話）對偉大作品的重新翻譯。「出于名聲的考慮，有必要保持對某些歷史任務的記憶，同時使他們的成就與英社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亞、彌爾頓、斯威夫特、拜倫、狄更斯這樣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譯中。這項工作完成後，他們的原作以及所有殘存的過去的文學作品都將統統銷毀。」2440中，皇家圖書館裡宏大的書的長廊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書櫥，書櫥裡面只有為數極少的著作，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經過刪改和審查的。有「聰明人」負責從一千本對開本圖書中取其「精華」，將它們轉換成一個小小的12開本，而這些對人類理性和創造力的審查與刪改，是以真理、共同感受和正確的品味為名義進行的。華氏451的未來社會中，由於收音機、電視機的普及，人們只傾向於接受資訊，名著「被刪減成15分鐘的電台話劇，接著又被刪成兩分鐘的圖書專欄，最後緊縮成詞典上10到12行的文字概要」。

3. 廢棄

傾訴中所描述的Aka星球上的偏僻地區，還有唯一的一個以非法形式秘密隱藏的圖書館倖存，成千上萬的各個時代、各種形制、各種內容書隨機堆放在大量迷宮般的洞窟中，在地板上、盒子裡、板條箱裡、用板條箱剩下邊角料做成的小書架上，凌亂的堆積如同倉庫，沒有目錄，沒有排架，語詞與意義在混亂中迷失了。

4. 偽造

1984中，出現了由黨內人士拼湊寫出一本造反的書，用以充當思想犯罪的誘餌和證據。華氏451的消防手冊也是一本偽造歷史的書。其中內容除了消防員職責的顛倒黑白，還有具有諷刺意義的一個細節：書中寫道：「消防隊成立於1790年，首位消防員本傑明·佛蘭克林」。佛蘭克林是創辦費城城市消防隊的主腦，但該消防隊是滅火而非縱火。事實上，佛蘭克林一生熱愛書籍，推進了

書籍出版、閱讀活動及圖書館事業，而1790年正是佛蘭克林去世的年份。

5. 定制

在我們(註6)描繪的高度集權的「統一王國」中，書只有為集體消費情感而撰寫的詩歌和用于教化的教條，「詩人們已不再深居九重天，他們已經下到地面」，流行的書是對大恩人的每日頌歌、法院判決書之花、工作遲到者、性衛生八行詩之類的作品，任何不能促進經濟消費的詩歌被禁止。1984中，除了有「黨的教科書」用以教化青少年外，還有「小說司」根據需要製造小說，這裡有專門的小說寫作器，轉動名為「構想」的小說情節的大萬花筒，幾種情節就能機械地組合成本小說。從計畫委員會發出總指示到改寫小組的最後潤飾，小說的創作就像生產果醬和鞋帶一樣。為了提供娛樂和消遣，「小說司」還設有「色情文學處」，為無產者生產廉價的色情文學。在傾訴中描繪的Aka星球上，除了政府的手冊，和給聾子看的印刷品、為初學者準備的包含音頻資料的教科書外，幾乎沒有印刷型的文獻。詩歌和繪畫作品都是違禁品，文學變成了由世界資訊部和中央詩歌與藝術部發行的，以錄音或仿真影像記錄的資料或教育材料，藝術成了百分之百的說教。

6. 工具化

與以上幾種形式不同，在大部分早期烏托邦小說中，書的命運要溫和得多。如太陽城(註7)中，人們倚重的是一部名為智慧的書，非常扼要而通俗地敘述各種科學常識。通過在牆上反映各種科學嚴整邏輯聯繫的圖表和簡潔的詩歌說明，加上不斷的討論和實踐，人們可以快速獲取知識，掌握語言、科學與技術，而不是靠呆板的記憶。在耕種和畜牧過程中，有題名為稼穡詩、田園詩的書分別作為指導。新大西島(註8)每十二年要從本國派出兩條船讓學者秘密訪問其他國家，以研究全世界的科學、藝術、創造、發明等，並帶回書籍、器具和模型。在書籍研究的基礎上，有專人通過明確的分工合作，進行發明創造，歸納出定理、格言、經驗，並決定哪些發明可以發表，哪些則保密。書被工具化和實用化。

二

書是用來閱讀的，然而在烏托邦內，書卻遭到了「不許讀」乃至「不能讀」的待遇。

儘管有書，但沒有人閱讀，書成為死的辭彙的倉庫。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廢棄。政府通過嚴密監控、告密、嚴刑拷問來抑制思考的自由，通過教化和催眠麻痹人的思想。讀書被認為是不正當的和危險的。

比「不許讀」更可怕的是「不需讀」，人們沉浸在沒有思想的膚淺的幸福感和滿足感中，失去了閱讀的需求與興趣。在美麗新世界(註9)中的「世界國」，

通過基因工程設計，由受精卵分化形成五個不同等級的人類，技術、藥品和性取代了人類的理性與情感。被列為德爾塔的人在幼卵時即被重新編程，使他們出生後即討厭書籍和鮮花。此外，還有條件反射實驗使人們從小樹立起對書的厭惡。在基督城（註10）裡，儘管有一個十分博大精深的圖書館，是在教堂的前部的房間裡，無數的偉大思想的產物被編目並按主題組織起來。而基督城的居民卻並沒有使用這些書，人們心裡只有上帝之名，關心的只是與上帝有關的書。華氏451中讓人們隨時隨地心情愉快，看連環漫畫、商業雜誌、古老教義、三維色情圖畫，參加各種記憶流行歌詞、州府名字、產品產量等資訊的比賽活動，滿足于電視、廣播的逼真的當下的娛樂帶來的表面幸福，人們不在乎自由，不願意體會生命的意義。

比「不許讀」、「不需讀」更令人髮指的是「不能讀」。由於清洗歷史，改造語言，割裂文化，消滅個性，人們產生了文化背景障礙、價值判斷障礙、語言障礙乃至思維障礙，失去了閱讀和思考的能力。如1984大洋國統治者堅信，思想是依靠字句來進行的，抽空了語言的思想意義，異端的思想就根本無法思想。於是積極推進對舊語言的改造以形成「新話」，通過「廢除不合適的詞和消除了剩下的詞原有的非正統含義，而且盡可能地消除它們的其他歧義」，即使有過去文字的零星流傳，也很難讀懂，很難翻譯。獨立宣言整個文檔只能用一個詞「crimethink」來表達，因為「自由」、「平等」、「人權」等詞已失去了其語言意義。我們的「統一王國」中，人異化成為號碼，只有整齊劃一，沒有個性自由，理性化達到荒謬的程度。人們吃的是合成食品，「麵包」一詞都無法理解，而「高貴」作為古代的辭彙已令人難以捉摸。更有甚者，政府強制人們進行手術，以根除人們的「胡思亂想」的毛病，達到與機器一樣的完美。美麗新世界中，當在「野蠻人保留地」長大並通過莎士比亞全集而具有了文化的約翰，給「世界國」的赫姆霍爾斯朗讀羅密歐與茱麗葉，讀到關於愛情、婚姻及父母一段時，後者忍不住大笑，因為這些想法在「世界國」是荒謬的，近乎淫穢的。在烏托邦的世界裏，人們被抽離了情感、人倫、友誼，失去了尊嚴的意義、發現的快樂和道德判斷能力，真理被社會表面的假像和短暫空虛的生活掩蓋，人們無法領會書中的意義。在傾訴所描述的Aka星球上，在短短七十年的技術化進程中，其表意文字被消滅殆盡，系統地摧毀了用舊文字書寫的一切東西——詩歌、藝術、歷史、哲學等等，城市周圍儘管具有文字的殘跡，卻沒有人能讀懂。

書在烏托邦得到的溫和的待遇是被動的閱讀。這樣的閱讀只能保障資訊的接受，不能促進創造力和分辨力的形成。儘管在烏托邦（註11）中，書和有品味讀書的人受到尊重，閱讀是烏托邦人日常活動的一部分，但是在這裏，閱讀僅是一種修養。在太陽城，閱讀是人們4小時工作之餘的主要休閒活動之一，但

人們是在規劃好的社會道德範疇內接受知識，無法促進自由的思想。莫爾的警言「All for the people but nothing by the people」（皆為民而民卻無所為也），體現了烏托邦對個性的漠視。

在烏托邦中還有一種閱讀是讀書而背其道而行之。在反烏托邦小說中，描寫了那些擁有免責權利的人可以擁有和閱讀書，如華氏451中的消防隊隊長畢緹具有廣博的知識，企圖用書本知識控制蒙塔戈。同時，由於不確立的世界觀，他在面對書中包含數以千計的觀點時，看到的只是彼此相悖，如同巴別塔般的混亂，從而心裡充滿挖苦、激情、懊悔和仇恨。美麗新世界裡的穆斯塔法·蒙德年輕時富有自由思想和探尋真理的科學精神，後來卻妥協成為世界主控員之一，專門負責審查新思想，驅逐有異端信仰的人。但他的保險箱裏卻保存了被禁止的文學書籍，包括莎士比亞作品，以及宗教作品。他利用豐富的知識來為所烏托邦的所作所為辯護，卻又對在「野蠻人保留地」的自由生活心存欣羨。書中的知識成為了少數人控制和奴役他人的工具，同時也使他們陷入矛盾與迷惘的怪圈。

三

書何罪之有，為何在烏托邦中遭受厄運？華氏451借畢緹之口，解釋了人們憎恨書籍的原因：

首先，電視、廣播等各種娛樂形式的出現、吵鬧的音樂和廣告使得人們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讀書。其次，由於嫉妒，人們希望焚燒「顯示一個人在智力上、精神上超過其他人，從而使他人自愧不如的書」（巧合的是，馬端臨認為秦始皇採納焚書之議的原因之一也是詩、書所載堯舜等聖主的仁厚、明睿使其心中存愧）。

更重要的是，由於特殊愛好者和少數人反對書中的可能對他們的冒犯，導致審查制度出現。烏托邦中的價值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或權利集團的利益作為出發點的，要求所有的人的行為和思想必須一致，服從成為烏托邦人唯一的職責。個人淹沒在集體之中，人類的價值一個性、愛情、詩歌、文學在集權與專制下喪失殆盡。在集權與個體的對抗，絕對理性主義與感性對抗，技術主義（非人）與自然主義（人性）的對抗中，書，作為自由精神的體現、歷史的見證、是真理的代言、情感的催化劑，成為了被禁對象。正如畢緹所形容的，「書是隔壁房間裏一把上了膛的手槍」，所以，統治者需要「銷毀它，取走手槍裡的子彈，鉗制思想」。

閱讀是書的延續。閱讀是個體行為，甚至具有私密性。書需要沉澱、過濾、消化，需要與讀者的「先見」與判斷力結合，從而被激活。積極的讀書使書成為生長著的智慧樹。閱讀的過程是作者的思想與讀者的感覺相交流的過

程，是再一個再創造的過程。書的意義在文本之內，更在文本之外。通過閱讀，人們體會書的內涵，感受書所凝聚的活生生的生命意義，從而在此基礎上促使人們確立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採取行動的權利。而這使烏托邦的根基——集體利益和權利意志受到衝擊。

四

正因為書及其閱讀的這些特點，我們毫不驚異，烏托邦小說中關於書的命運，在人類現實社會歷史中並不鮮見，如秦始皇焚書，除醫藥、卜筮、種樹等實用性圖書外，歷朝歷代史書、詩、書、百家語均被燒毀，並且「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註12）。韓非子提出「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註13），幾乎可與烏托邦中的「不需讀」、「不能讀」、「不許讀」相對應。1984中的「新話」天才地預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語言革新、「破四舊」和「讀書無用論」。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揭示了書的命運的烏托邦小說，多遭受過被列為禁書的命運（註14）。2440于1771年以作者匿名的形式出版，書名為*L'an deux mille quatre cent quarante: Reve s'il en fut jamais*（2440年：一個似乎存在的夢）。直到1791年出版的版本才開始署作者之名。該書出版伊始便在法國被禁，于1773年被列入宗教裁判所的禁書目錄。1778年，該書在馬德里被判為瀆神的作品，任何銷售該書者，一經發現，將被處以500達克特（ducat）的罰款及六年監禁。美麗新世界、1984屢被禁止，華氏451遭到刪節和多次禁止。我們于1921年寫成後僅在蘇聯以外的國家出版，且在其後六十多年中，蘇聯各種百科全書、文學史和專著對之或隻字不提，或全然否定。直到1986年蘇聯的書報審查制度以及官僚體制對文學創作的干涉問題被提交到第八屆蘇維埃作家代表大會上進行討論後，1988年我們才得以在蘇聯出版。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書的禁與放，毀與藏，不僅與時代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且體現了人們在不斷地嘗試調節書的雙刃性之間的張力，但反對審查制度，追求知識自由永遠是其中的主旋律。在烏托邦小說中，個性自由與膚淺的大眾幸福之間的矛盾成為永恆的主題，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小說的卷首題詞指出：「知識份子和受教育的階級將夢寐以求逃避烏托邦，而回歸到一個非烏托邦的社會——較少的完美而較多的自由」。

書籍承載著人類文明，自由的思想對於社會以及人類自身發展的意義重大。馬克思指出，「如果人類不成熟成為反對出版自由的神秘論據，那麼，無論如何，書報檢查制度就是反對人類成熟的一種最現實的工具。」（註15）對書的禁錮遏制了人的創造力和個性的多樣化，阻礙社會的進化。如果烏托邦是「完美」的社會，那就意味著不再發展，而不發展的封閉社會，按照系統論的觀點，能導致勻質化的熱寂狀態。在本文介紹的烏托邦小說中，1984中的溫斯

頓、我們的主人公D-503最後是麻木的歸順，華氏451中鉗制人們思想的社會走向滅亡，城市在戰爭中灰飛煙滅。好在還有蒙泰戈和流浪學者牢記各自頭腦中的書籍，走出叢林，準備重建文明。傾訴中，地球因單一主義盛行，導致圖書被焚毀，技術至上與宗教狂熱下的地球充斥著恐懼和頹唐。Aka星球以地球的技术作為其發展的加速器，拋棄了以文字和講述為基礎的傳統文化，導致文明的危機，而藏於偏遠山洞的書籍和博學者成為其復興的希望。

五

在現代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人們為環境問題、核問題、生物技術倫理問題、外空間問題而憂慮，互聯網在帶來思想交融和個性解放的同時，又使人為數位鴻溝和技術霸權而感到危機。各種以這些問題為題材的反烏托邦小說正在出現。塞佰朋克小說對電子烏托邦進行着各種幻想，圖書館員們為捍衛知識自由而不懈努力。有學者在憂慮內容過濾和分級軟體使互聯網正在冒煙，也許將被焚燒成「烤豬」（註16）。書的未來將是如何？

烏托邦小說中無論是令人恐懼的噩夢還是某種希望的曙光，都給我們現實生活中以警醒和啟示。2002年5月，美國洛杉磯市舉行的「全市共讀一本書」活動中指定書籍為華氏451。2006年美國國家人文藝術基金會以公共圖書館或各地的圖書中心為依託，推出「大閱讀計畫」（註17），華氏451成為首批4本經典文學作品。在媒體紛呈、文化速食化的今天開展讀書活動，選擇這樣一本講述書的烏托邦命運的書是意味深長的。

註 釋

註1 Maria do Rosario Monteiro, *The Library in Utopia*, http://www.fsh.unl.pt/docentes/rmonteiro/Edicoes_online/Library_Utopia.pdf (accessed November 26, 2009).

註2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53); 雷·佈雷德伯利著，華氏451。竹蘇敏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註3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Memoirs of the Year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trans. William Hooper (Liverpool: W. Jones, 1802),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b7I9AAAAYAAJ&printsec=frontcover&dq=memoris+of+the+year+two+thousand+five+hundred&hl=zh-CN> (accessed November 26, 2009).

註4 George Orwell, *1984*，董樂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註5 Ursula K. Le Guin, *The Telling* (London: Harcourt Inc., 2000); 厄休拉·勒奎恩著，傾訴。姚人傑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註6 葉·紮米亞京著，我們在那遙遠的地方，刁紹華等譯（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2）。

註7 康帕內拉著，太陽城，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 註8 F. Bacon, 新大西島, 何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9)。
- 註9 Aldous Huxley, 美麗新世界, 王波譯(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5)。
- 註10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基督城, 黃宗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1)。
- 註11 T. More, 烏托邦, 戴錙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2)。
- 註12 司馬遷, 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 1982), 255。
- 註13 韓非子, 諸子集成, 第八冊, 韓非子直解說疑第四十四(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306。
- 註14 尼古拉斯·J·卡羅裏德斯等著, 西方歷史上的100部禁書:世界文學史上的書報審查制度, 張秀琴、音正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6)。
- 註15 馬克思,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冊, 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0。
- 註16 Ann Beeson and Chris Hansen, “Fahrenheit 451.2: Is Cyberspace Burning?”
ACLU,
<http://www.aclu.org/privacy/speech/15145pub20020317.html> (accessed November 26, 2009).
- 註17 史迪文豐蒂, 「美國正在大閱讀」, 新世紀週刊 25期, 2006年。

The Book and Utopia

Liyun Hu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Email: huliyun@gmail.com

Abstract

Book is always appeared in various Utopian or dystopian fic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in Utopia, the book's destiny is burning, mutilation, abandonment, forgery, customization, instrumentalization, and so on. Under the description, book encounters treatments as "cannot read", "need not read", and even "cannot rea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individual, absolute rationalism and emotionalism, technical principle (inhuman) and naturalism (human nature), book,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of freedom, historical witness, truth endorsement, and emotional catalyst, has become a prohibited object. Satirically, many utopian and dystopian books which reveal the fate of book in utopia suffered the fate of being listed as banned books. In the long river of human history, the book's ban and release, destroyed and hidden, is not only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but also show that people are constantly trying to adjust the tension of the double-edged nature in book. And opposed to censorship, the pursuit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is always one of the main theme.

Keywords: *Banned book; Utopia; Dystopia; Intellectual freedom*

